名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謷者爲之（謷訐也工釣反）則苟鉤鈲析亂而已（鈲破也普華反）

隋經籍志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爲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名家類總題畢

尹子題辭

周尹文撰按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法術權勢大略學黃老而雜申韓者也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銒田騈之徒同學於公孫龍考之史尹文居先非學於龍者也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則又若流於無愛者然其學駁矣

尹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四

名家類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

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奥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

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

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

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

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絶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爲户說絶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平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

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

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於衆俗所共

夫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遺賢之與遺愚均矣

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愼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治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人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愼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毁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之節可爲人臣矣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强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

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

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

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舉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

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

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少子孫踈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

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脩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

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安辨者雖不能熒惑鬼神

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巳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巳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巳無事焉巳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

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踰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犢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

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致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
爲人上者必愼所令

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

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鄙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制鞼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求於巳踈之可也未必損巳而必踈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巳親之可也未必益巳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

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役[illegible]逸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illegible]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頓[illegible]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卷終

鄧子題辭

鄭鄧析撰按析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歂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害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荀子又非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固流於申韓之慘礉者也身被誅戮宜哉然其書駁雜不倫疑為後人所附益今稍擇其可取者録之

鄧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名家類

鄧析子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屛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

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

民恐震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罷虎者不於外圂釣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圂非罷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

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亢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猨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夫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

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不爲
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
爲爲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聽借人聞之聾也明
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
振目搤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轉辭篇

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
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
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

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叅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

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耻斯民所以治多亂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刳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氷而負重親而踈之踈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遥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悔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鄧析子卷終

公孫子題辭

趙公孫龍撰按龍平原君客也與孔穿辨論文意重複不足嘉且其白馬非白之喻堅白異同之言技蔓詭誕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實愈不可正眞迂怪之書所當亟火者也今錄其白馬堅白二論者非取其辭正欲人得其情而闢之耳嗟乎聖賢之書湮沒散逸者多矣是書何爲尚行於世乎

公孫子題辭畢

名家類　公孫龍子

跡府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

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馬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馬

公孫龍楚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
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
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
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
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
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
者以智與學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
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
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
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
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

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眞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鬬王將以為臣也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鬬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

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
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鬭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
而不鬭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
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
且王辱不敢鬭者必榮敢鬭者也榮敢鬭者是而王是之
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
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
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能以子之
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
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

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
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有白馬爲有黃
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
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
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
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
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
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
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
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

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柰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

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三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

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公孫龍子卷終

墨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隋經籍志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剪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然則周官宗伯掌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

親疏也

墨家總題畢

墨子題辭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墨翟撰按墨子生於孔子之後以節用兼愛為道自漢賈誼過秦論即孔墨並稱余甚怪之至唐韓退之讀墨篇謂道與聖人相為用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葢又疑焉則孟氏所為深闢之者誠過與近得墨子全書讀之始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天下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下其與孔並稱有自來矣當是時莊列申商蘇張之學同時蠭起孟氏不之深辨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固所以防其流也今觀其非仲尼無所置喙第拾晏嬰之言而託之乎見寃其似可與侏儒比肩嗟乎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書猶傳而猶録之者正欲窮其說而距之也豈敢自外於聖人之徒哉

墨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五

墨家類　墨子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

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

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陜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三者滓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巔而猶弗舍者其惟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

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

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圜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

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

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

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
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故備者
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
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
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
棺槨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
庫單於內上不猒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
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
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
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

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収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

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

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

衰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

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尚賢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

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
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
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
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
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
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
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
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
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
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
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

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上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顔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

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

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

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尚同

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

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

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網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

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

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巳視聽使人之吻助巳言談使人之心助巳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巳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

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

長此非欲用誂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

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説而不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

所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遂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

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簒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鏠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

説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説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寳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説之則衆能爲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

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

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竝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
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
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玆有
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
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
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
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
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
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

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

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

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非攻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及

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粮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

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也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自恃其

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勾踐覘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晋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晋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

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閒越王繄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

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

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恠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

羹胾不重飲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曰帶劒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劒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

旣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逮夏下潤濕上重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

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𣸣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巳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

具曰必捶垛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

也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天志

天子者天下之窮 極也 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

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沒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

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

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

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饑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

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

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智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衆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

庽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墻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抯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

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陵攻伐兼幷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蕡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蕡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

賁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非樂

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

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

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刼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冦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非命

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

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

其惟舌而利其脣呡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智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

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

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貴義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

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

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
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
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筮者與
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
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魯問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
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
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
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
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

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

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旣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
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
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
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
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終

從橫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從橫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隋經籍志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從横家總題畢

鬼谷子題辭

周時高士撰按鬼谷子無姓名里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晚乃益出七術險盭峭薄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狃狙失守而易於陥墜柳子厚嘗辨之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列之從横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大抵皆捭闔鈎鉗揣摩之術觀儀秦二子之言畧盡矣昔倉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哭邪今考其言有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至盛神養志諸論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頤者殆亦幾乎因掇其大要著之篇

鬼谷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六

從横家類　　鬼谷子

捭闔

粤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知存亡之門户籌策萬物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户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户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虚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

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

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心者神之主也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榮顯名譽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

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内爲大無外損益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

知之始已自知然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

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揵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月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踈則踈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

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不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必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

抵巇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

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飛箝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

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別鈎箝之辭飛而箝之鈎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鈎之或伺候見㵎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踈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

忤合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或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得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

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横

揣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强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

長孰短君臣之親踈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慮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踈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悪也不能隱其情不能隱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與其變者乃且錯其人物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

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摩篇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悉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飛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事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

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宜也喜者歡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

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

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翺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

言則欲聽舉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

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忌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篇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計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思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思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

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踈者說內內親而外踈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

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
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
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
言外者踈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
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
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故去之者縱
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
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
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

符言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

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有主明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有主德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闇化矣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乎君有三貴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有主問心為九竅之治君爲五官之長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長有主因

陰符七篇

盛神法五龍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乃爲之使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所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眞人眞人者與天爲一而知之者內循練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爲存

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眞人眞人者同天而合道
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
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養志法靈龜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
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徨
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
通則亂氣不県於胸中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
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志知
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
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
意不實則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

喪其神矣神喪則髣髴彷彿則參會不一養志之始務在
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
守乃能分之
實意法螣蛇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
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
成則功不可間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
其甯凝識氣寄姦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故
信心術守眞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計
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
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
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

来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具陰陽之終始原人事
之政理不出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道不見而命不行而
至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静固志意神歸其舍則
威覆盛矣威覆盛則内實堅内實堅則莫當則能以分人
之威而動其勢知其天以實取虚以有取無以鎰稱銖故
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
間者審於唱和以間見動變明威可分將欲動變必先養
志伏意以視間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
存兵亡乃為之形勢

散勢法鷙鳥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間而動威肅内

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夫散勢者心虛志溢意失威勢精
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說圖
事盡圓方齊長短無則不行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勢分
矣故善思間者必内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
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
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轉圓法猛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
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
說義無窮智畧計謀各其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
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與造
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機天地無極人

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各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轉圜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其說也

損兌法靈蓍

損兌者機危之決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不可不察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復爲之謀自然之道以爲實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用分

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兑威其機危乃爲之决故善損兑者

譬若决水於千仞之隄轉圓石於萬仞之谿

持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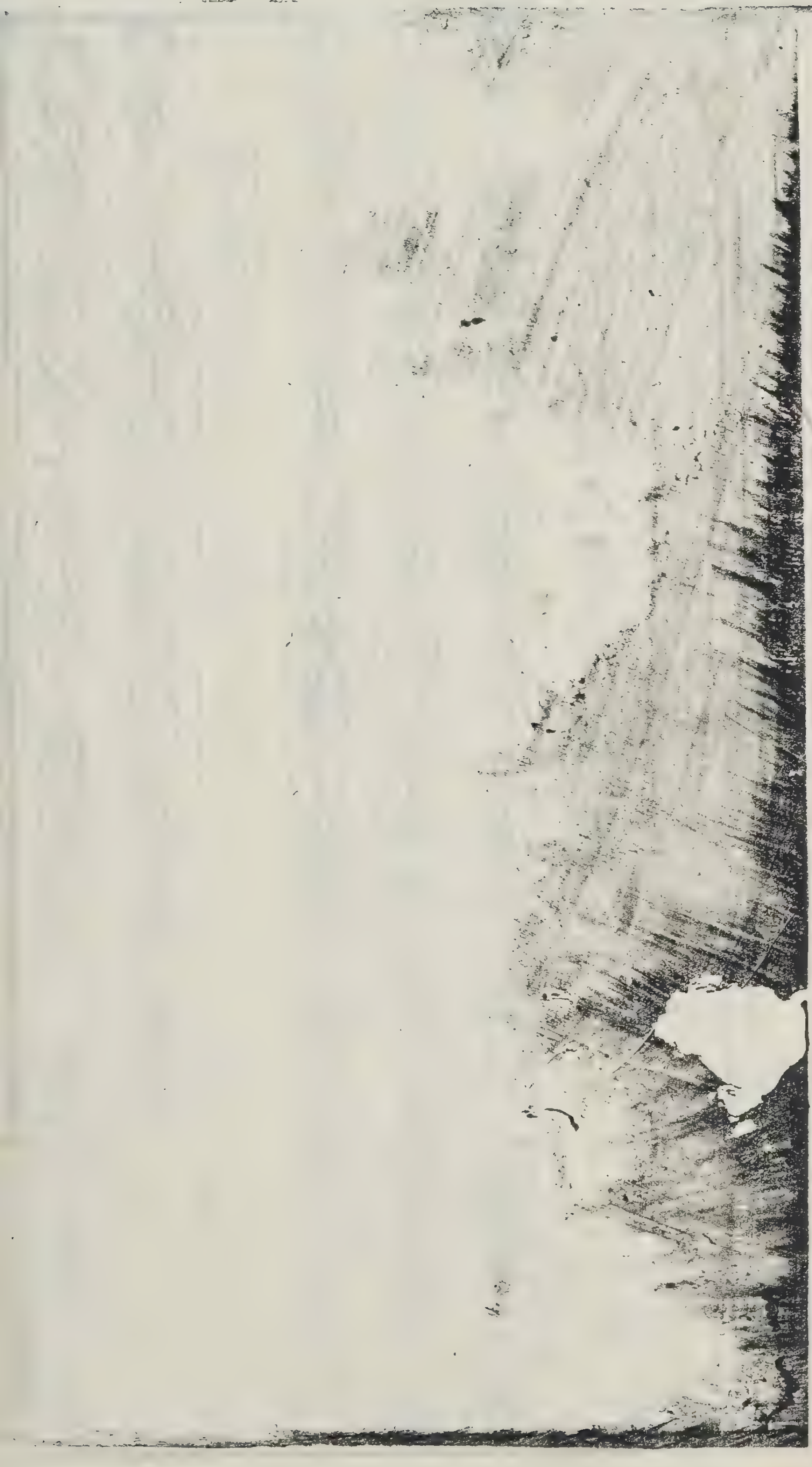
持樞㩁而不滯其猶决水轉石誰能當禦哉持樞謂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

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别干而逆之逆之

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鬼谷子卷



戰國策題辭

金華吴師道序曰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録逮曾鞏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鬭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絶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

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説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絶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

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絶之善者詎可訾乎

按十二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亦可謂博且富矣太史公采擇以成史記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而好之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爲病也矧是書記二百四十五年之事有可以考鏡者乎因輯其可觀者訂正之附於縱橫家

戰國策題辭畢

百家類纂

從横家類　戰國策上

西周赧王

秦令樗里疾章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爲卒甚敬楚王懷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

蘇厲謂周君章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工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厲乃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秦欲攻周章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爲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同疲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横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章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東周惠公

秦興師臨周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

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
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
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
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漓然止
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
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備具所已備者稱此今大王
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
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王疾定所從出敝邑
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趙取周之祭地章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朝曰君勿患也臣請

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章

杜赫欲重景翠將楚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之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秦國策孝公

衛鞅亡魏入秦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莅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惠文王

蘇秦始將連橫章

蘇秦始將連橫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畜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

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盛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

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庭説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説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田莘之爲陳軫章

田莘之爲陳軫説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

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惡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

欲以爲臣責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陳軫去楚之秦章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召陳軫而告之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

爲晉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章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而且有禁暴正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今攻韓刼天子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秦益富彊

齊助楚攻秦章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

之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乃南見楚王曰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於朝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問之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其先出地絶齊秦計必勿爲也先絶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悔之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子其弭口無言

以待事楚人使人絶齊使者未來又重絶之張儀反秦使
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
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絶齊乎乃使勇士往詈
齊王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
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
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
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王今已絶齊而責
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
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
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章

楚絕齊齊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游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安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忘秦王不聞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

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
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
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
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武王

醫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
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
不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
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章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窺周室寡人死不

朽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

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或謂秦王章

或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

兵勝而不驕霸兵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勾踐禽死梁君璤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擁天下之國徙兩周之強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昭襄王

甘茂亡秦之齊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

布蓆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至蘇子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彊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三國韓魏齊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

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出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楚黃歇說昭王章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

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王之功亦大矣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甲之彊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智伯欒虞）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夫差自剄處）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彊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令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昭王曰善止白起與楚約爲與國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竿戎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言竿戎短於用巳所長

范雎因王稽至秦章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

隱蔽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謂不能別之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得無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計殺王於甘泉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以身受命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屛左右

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如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濵耳若是者交踈也已一説而立爲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踈呂尚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説

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伏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覇使臣得進謀如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

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秦王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彊齊非計也少出師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墟也王曰善

應侯范睢封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名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借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

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猶等也稱瓢爲器比國於瓢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

不取今平原君趙公子勝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六國猶連鷄羣士如鬭狗所以虎很秦張頤侈其口

昭王復欲伐趙章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白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畜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已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

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兵治甲以益其彊增城復地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

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
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待王陵圍邯鄲八九
月死傷者衆而不下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
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
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
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
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什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
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
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
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
夫勝一臣之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王愛其國

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應侯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為此也然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章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

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微之爲著者彊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

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彊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道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

蔡澤入秦見范雎章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因范雎安平匿之時安平擊魏以二萬人降趙王稽通諸侯）皆負重罪應侯内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

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澤入則揖應侯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業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身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無絶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
可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
所在身雖死無憾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
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
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
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
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
侯稱善蔡澤得少間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
致力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
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與閎夭周公哉應

侯曰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楚悼越王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谷富國足家彊主威蓋海内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切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晋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近道理也夫商君　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教民耕

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巳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巳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巳成矣卒以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伸而不能屈往而

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
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
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
决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
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
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
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
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
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

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遂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咸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孝莊襄卒事始皇帝

孝文王莊襄王始皇帝

呂不韋賈於邯鄲章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扉城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

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而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

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間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晩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

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呂不韋欲伐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茂之孫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櫜生七歲而爲孔子師

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

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秦王見頓弱章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否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

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勃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呂不韋姬與不韋通臣切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常無事也非從即横也横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然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

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説也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内而百姓靡於外爲之柰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絶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劒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説賈封千戸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閒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内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

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配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

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齊國策威王

威王使章子將章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兩軍相對曰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

擊之項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彊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敢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鄒忌章

鄒忌脩長也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

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有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過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諫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

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宣王

蘇秦說齊合從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

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晉陽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很顧韓魏之議其後也則秦不能害齊也明矣夫不料秦之不柰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謹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見宣王章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

而聚居獸同走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髠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髠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髠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髠說齊王章

齊欲伐魏淳于髠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乃止

齊宣王見顏斶章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若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苟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勢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

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有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

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樸則終身不辱

齊宣王見王斗章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説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

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人見田駢章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

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管燕得罪章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 宣王子

昭陽爲楚伐魏章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覆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

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靖郭君將城薛章

靖郭君諡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陳軫合三晉說齊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后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殭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殭秦也不憂殭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刃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察之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搆難三晋怒齊不與已也必
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晋齊
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晋

張儀爲秦連横章

張儀爲秦連横説齊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説而不
顧萬世之利從人説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彊趙南有韓魏
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
大王覽其説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
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
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彊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猴獼錯木據水則不如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君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君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以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章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楚獻之象牀郢之登徒直當也使送之

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弗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絶之義小國英桀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願君弗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

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煖章

齊人有馮煖者史作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

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債同逋財也）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返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契券遍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返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臣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子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

君復鑿三窟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譚拾子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而後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弗怨孟嘗君乃取其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蘇子說齊閔王章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彊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鞫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故曰祖

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彊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彊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

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鴈
門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
由是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
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故曰彼戰
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晋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
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
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

子敗趙氏比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當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内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

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彊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後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絶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内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

憂也

襄王 閔王子

魯仲連遺燕將書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刼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

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横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碁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决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碁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

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説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没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閔王奔莒章

燕攻齊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蚤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

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聲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此下缺所養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

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 襄王子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彊秦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

齊王使使問趙威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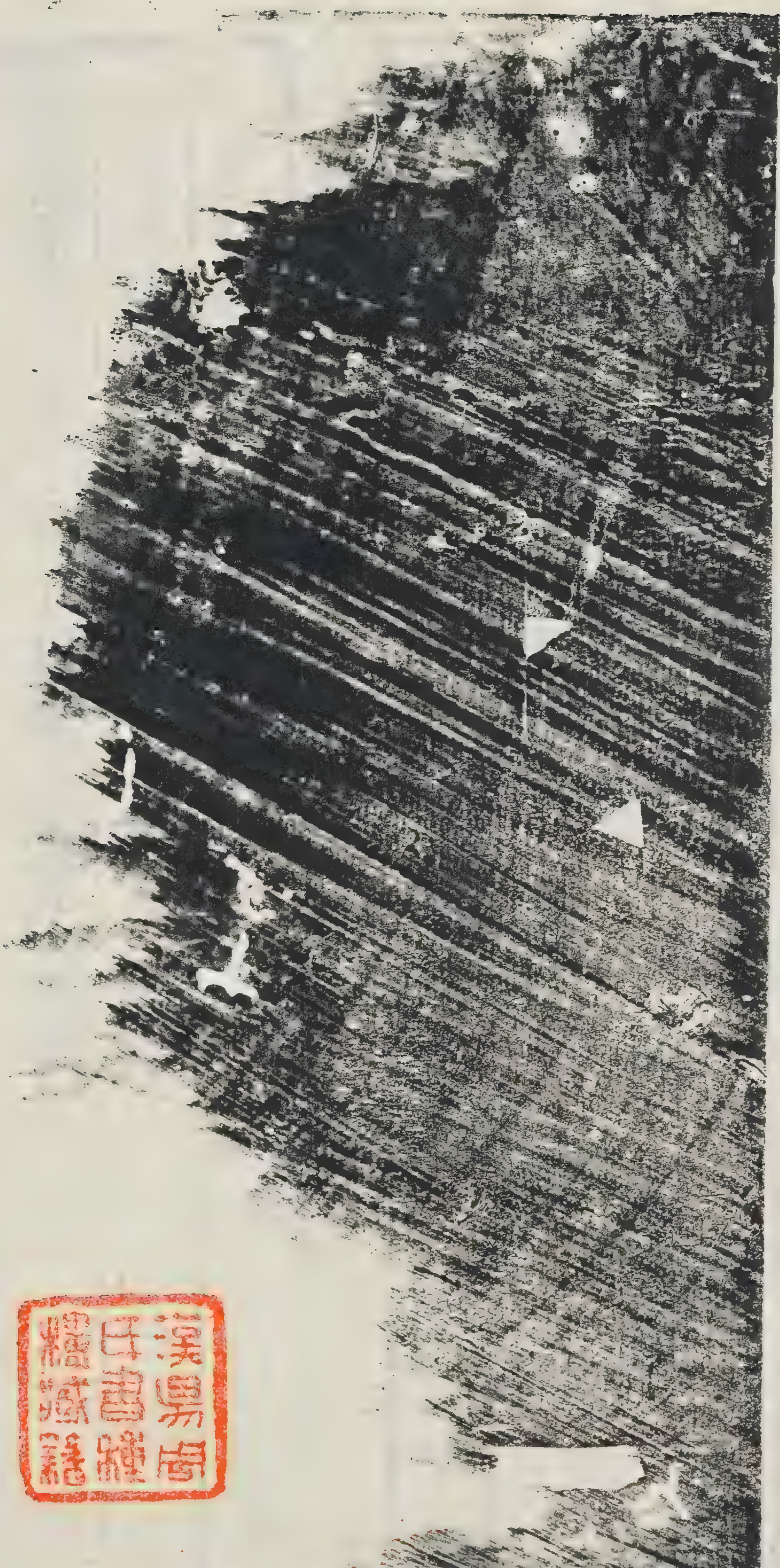
齊王使使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説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

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爲社稷耶
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立王王何去社稷而入秦齊王
還車而入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
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
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
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
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
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
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
秦使陳馳誘齊王納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

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六



漢昜周氏書種樓藏籍